

史部雜史類

摠目未存目今據點將錄等書
例當入此類附第五十四號



明黃立極等奉勅撰

三朝要典二十四卷

據明官修本鈔之首卷
有缺



原件短缺

P1

御製

三朝要典序

朕惟自古帝王莫不有徽猷鉅
訓以迺眾庶而信來茲矧綱常
萬古爲昭故父慈子孝君令臣
共其道光明無纖芥可疑之隱
其事平實無非常可喜之功其
行之爲一時賞罰定之爲萬世



是非則確然直截無依違可借
之影響循此則忠良悖此則姦
賊獨奈何使姦賊得竊忠良之
號哉誠折紛而定論當據事以
直書亦覲揚陟降之善物也本
朝家法炳如日星仰惟我
皇祖神宗顯皇帝建元良以繫海
寓之心真慈夙注我

皇孝光宗貞皇帝體先志而舒雲
雨之澤純孝丕彰迨

龍馭之上賓肆冲人其纘緒名正
言順猜忖曷庸不意羣姦巧于
構疑也疑挺擊則託護東宮者
進矣疑紅丸則援不嘗藥者進
矣疑移宮則造爲垂簾者進矣
總三案之姦兇皆一堂之衣鉢

將使

皇祖
皇考抱疑不白而朕躬亦幾陷于
不孝深用痛心幸正論時聞業
已區分陟斥猶慮遐方耳目緣
簧鼓而漸致淪胥來襪汗青襍
狐疑而罔知斷案又以事厯
三朝或多挂漏特降手諭俾史臣

倣

明倫大典故事將前後明旨章奏
編輯成書其總裁副總裁及纂
修等各官俱朕慎簡自茲歲丙
寅春正月開館纂修迄今編成
爰定其名爲
三朝要典以其專爲
三朝慈孝作也斯編行且頒天下

矣朕復自序其首曰嗟乎小人
之禍人國甚哉指宮闈爲攘功
之地則翼戴莫出其先誣
君父以不美之名則定策肯居于
後且事極常而故張之踪本杳
而故文之或十餘年或五六年
幾成蝸蟾沸羹之世宙藉非
皇祖

皇考默牖朕衷則真是真非其何
結局之有當我

世宗肅皇帝時慮統嗣混而不得
尊其

親故其書主於定大統在朕今日
慮貞邪淆而將不免於誣

親故是書主於剖大疑令天下後
世睹是書而悟曰前星無恙旋

三朝要典卷五
封遣矣卽有風癩立付市曹於
國本無恙也其無容疑者一
鼎湖之悼實慕緣孝篤疾以慕深
孰得以一月

天子掩其爲千秋

聖人哉其無容疑者二癸疾集蓼
此何時也

遺言未徃封號在心宮自當移甯

俟逼而後移其無容疑者三雖
朕中興之業不敢望與
世宗媲美或庶幾可免於戾乎然
朕覽斯編愈惕然於陰陽消長
之際也方三案之鳴也其時邪
與正互犄今心術各揭於青編
斷案亦章於白日詎非陽長陰
消之一會第邪雖芟而能保無

三朝要典卷之六
伏莽正雖顯而能保無遺珠萬
一倚伏貞勝之幾稍不審而至
於誤用將奚以爲

先德光繼自今尚賴爾諸臣請乃
志以佐澄清竭股肱而襄祇適
庶

在天之靈於茲降格而斯編亦不
徒託諸空言矣是爲序

天啟六年六月十九日

聖諭

朕惟君臣父子人道之大綱慈孝敬忠古今
之通義有國家者修之則治紊之則亂爲臣
子者從之則正悖之則邪自古迄今未有能
易者也迺有乘宮庭倉卒之際遂懷傾危陷
害之謀構朝家骨肉之嫌自爲富貴功名之
地其爲亂臣賊子可勝誅哉洪惟我

皇祖神宗顯皇帝早建元良式端國本父慈子

聖諭 十一
孝原無間然而姦人王之案翟鳳翀何士晉
魏光緒魏大中張鵬雲等乃借挺擊以要首
功我

皇考光宗貞皇帝一月御天千秋稱聖因哀得
疾純孝彌彰而姦人孫慎行張問達薛文周
張慎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乃借紅丸以快私
怨迨

皇考賓天朕躬纘緒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而姦
人楊漣左光斗惠世揚周朝瑞周嘉謨高攀
龍等又借移宮以貪定策之勲而希非望之
福將

憑几之遺言委諸草莽以待封之宮眷視若寇
讎臣子之分謂何敬忠之義安在幸天牖朕
衷仰承

先志康妃皇妹恩禮有加而守正諸臣凡因三
案被誣者皆次第賜環布列有位嘉言罔伏

聖訓 十一
朝政肅清特允部院科道諸臣之請將節次
明旨并諸臣正論命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
下使

三朝慈孝燦然大明天下萬世無所疑惑其凡
例體裁一倣明倫大典故事卽於新春開館
纂修特命輔臣顧秉謙丁紹軾黃立極馮銓
爲總裁官施鳳來子孟紹虞楊景辰姜逢元曾
楚卿爲副總裁官徐紹吉謝啟光余煌朱繼

祚張翀華琪芳吳孔嘉吳士元楊世芳爲纂
修官喬煒秦之垣李桐爲謄錄官鄭崇光姜
雲龍爲收掌官卿等受茲委任須同心協力
研精殫思採集周詳持議明覈凡係公論一
切訂存其羣姦邪說亦量行摘錄後加史官
斷案以昭是非之實務在早完書成之日名

皇曰

三朝要典以仰慰

皇祖

皇考在天之靈用副朕覲光揚烈之意欽哉故

諭

天啟六年正月十五日

聖旨

覽卿等所擬纂書諭稿周詳剴切實合朕心

雖編摩成於此時然垂戒關於萬世其名曰

傳信鴻編曰三大政紀朕再四思之咸似未

妥朕欲名之曰

三朝要典未知當否卿等便與副總裁等官詳

議妥確來聞

天啟六年正月十四日

朕覽卿等所奏纂修

三朝要典着於正月二十六日開館編纂其合
行事宜俱依議行具見卿等忠愛朕知道了
該衙門知道

天啟六年正月二十三日

覽卿等奏

三朝要典編纂已有次第朕宜御製序文以冠
篇首卿等卽細心擬稿進覽務期典則詳明
以昭朕彰闡垂戒至意該部知道

天啟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洪惟

三朝要典乃人心之公論萬世之大坊朕不敢
私其是非于上史臣亦誰敢私其曲直于下

乎所有陸續草稿既經卿等刪潤謄錄副本
已完并撰擬序文及卿等恭撰後序朕覽其
梗槩大畧已知或就中詳細之處須發揚獻
納足爲臣下之模必剖決是非炯昭後世之
鑒庶天啟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三朝大案若宛在目前邪正了然卽萬代不易
卿等還更加詳慎務成不刊之典期示將來
卽寫正本擇吉具儀進呈該衙門知道

天啟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凡例

一是典遵

聖諭做

明倫大典編年以年繫月以月繫日挺擊始於

萬曆乙卯五月紅丸始於泰昌庚申

八月移宮始於是年九月迄於天啟

丙寅三月有關三案者書

一三案始於挺擊故首列

詔諭之關係

國本者以爲原始

一諸臣總論三案疏其

明旨止載前一案中慮重複也

一諸臣奏疏議揭約畧繁辭正邪備錄

俱出原文

一議單詳於紅丸其干槌擊移宮者分

載兩案

一據事據文直書得失自見後爲論斷

亦做

明倫大典例

進

三朝要典表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
士臣顧秉謙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臣黃立極臣馮銓等恭奉

聖諭纂修

三朝要典伏蒙

皇上親製序文今纂修已完謹奉表

三朝要典卷之三十一
上進者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

三
上言伏以

聖王修人紀以經天制作昭愷庸之重

明主闡先猷以垂後編摩揚謨烈之輝一德作

求揭

三朝以靡晦五典無斃俟百世而可知耀

至德於縑緗識

弘裁於秘府竊惟天地所以不毀賴有君臣

所
父子兄弟之倫人道所以常明恃有議禮

制度考文之主淳風旣遠變或生于大常

懿德恒存疑當孚以至信臣子靖共爾位

操室戈而國是斯淆大君輯甯我邦持太

阿而小羣可渙儻富貴功名之念切不難

茂風紀于人間將綱常倫理之紐微何以

轉日轂於世宙事極則理必反文徵而實

星帝
可傳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德配乾行

明符晉出

垂裳貞度河山并獻其禎祥

拂席橫經日月時勤于將就

兢兢用人圖治見堯舜于羹牆

孜孜明罰勅幾率

祖考而陟降

善繼善述

不愆不忘緬惟

神宗顯皇帝

恭默而化瑟坐調媿翼子詒孫之盛軌

光宗貞皇帝

寬仁而覆孟永奠追問寢視膳之芳模爲人

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歷

三朝而洩洩融融允建維皇之極觀于朝無異

政觀于野無異俗躋萬方于熙熙皞皞依
然在宥之風第久治釁孽易生當審機而
收鎮定之效乃小人居心弗淨每伺隙而
開悔吝之端

元良早定於分珪謾託危疑之慮

先聖考終於憑几敢爲汙蟻之名甚至搆陷

掖庭結納近侍借徒

宮之恒典希定策之殊勲哆侈成箕風波疊

生于橫議豐蔀見斗天日幾爲之晦冥蓋
其黨與蔓延數年糾結彌甚故爾比周滋
毒

累朝濁亂靡甯幸

廟社之有靈牖

宸衷之獨斷禹鼎洞燭夫魑魅堯廷何慮乎共
驩往者縱任包含業已久爲

清朝之蠹肆今次第誅譴可不復爲治世之

蠹訖富訖威桁楊僉謂無枉分貞分佞環
玦不斲互施猶慮刑章僅飭于一時姦回
雖已落膽而信史不傳于萬世奕葉何繇
儆心於是

特沛宸章宏開史局更厘

聖慮豫定嘉名付左史右史以編摩做大書特
書而紀載哀角立曹分之牘繫日月以無
差持彰善癉惡之權嚴衮鉞而莫貸鑠金

銷骨之口片語亦爲之誅心捕風捉影之
譚連篇益著其蒙面刪繁舉要人品具在
目前切理會文治法運之掌上卒業而
作述備矣可見

先朝爲之規繼世爲之隨展卷而鑒戒昭然庶
幾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

大典敘而大倫丕著正論明而正氣永昌允矣
弘編豈云小補恭塵

睿覽用裨宏摹臣等慙無太乙之藜濫侍

玉皇之案朝夕乾惕每徵實于聞聲左右研窮

無虛美而隱惡仰體

孝思之不匱俯刻時日以速成文卽在茲監于

古為訓道未墜地識其大以陳祇獻一得

之愚肅瞻

重離之照伏願念

祖宗付託之鉅體

天地生成之心推其老幼而治本端莫不尊親

而道化洽堯凶去四己

章霆震之威湯網開三宜

灑露濡之潤無偏無黨養世道于和平不競

不綵頌

明廷之大雅則璇璣運序乾坤節而八荒調

玉燭流輝陰陽和而萬物得矣臣等無任

瞻

是時天啓六年
正楊左治獄追
比之凌轍此數
修則秉道雖不
能有所申救而
亦不以忠愛致死
後君子為然也此
真庸自摸稜之
結習矣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修完

三朝要典二十四卷隨表上

進以

聞

天啟六年六月十九日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顧秉謙等

謹上表

奉

聖諭纂修

三朝要典

總裁

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顧秉謙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黃立極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馮銓

副總裁

宣統二年十一月

五年八月

入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臣施鳳來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教習庶吉士臣楊景辰

通議大夫詹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孟紹虞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曾楚卿

纂修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臣徐紹吉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臣謝啟光

翰林院修撰儒林郎臣余煌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朱繼祚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張翀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華琪芳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吳孔嘉

翰林院檢討徵仕郎臣吳士元

翰林院檢討徵仕郎臣楊世芳

謄錄

徵仕郎中書舍人臣喬煒

繼祚崇禎時
官至禮部尚書
四官大學士
王時澤兵攻取
興化城
大兵至城破繼
祚死之

修職郎通政使司經歷司知事 臣李桐

冠 帶 監 生 臣張載徵

收掌

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加四品服俸 臣張承爵

試中書舍人加五品服俸 臣姜雲龍

遵奉

聖旨刊刻

三朝要典

總理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臣李思誠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施鳳來

閱對刊刻

禮部司務廳司務 臣劉象瑤

七佛年表
思誠以正月
任十月加左
子大保十二
月削職

承德郎禮部祠祭清吏司署司事添註主事臣戴東旻
書寫磨對

內閣人辦事禮部儒士臣李葵

監生臣陸履泰

臣陸成棟

臣唐龍起

士臣儲國士

臣許增

禮部儒

三朝要典原始

萬曆辛丑十月己卯

冊立

皇太子

詔告天下曰蓋聞帝王長治久安之道莫重于

崇建元良我

祖宗家法相承惟長是立所以厚國本定人心

也朕長子 孝敬寬仁天鍾粹美奉朕

辛丑年萬曆二十九年也
是年首輔趙志皋奉旨
次輔沈一貫沈一貫
朱廣德則擬旨
係沈一貫

諭教時敏厥修今德器日益端凝學業日
益精進允堪弘受慰朕至懷敬入奏于
聖母諏詢十五日吉授冊寶爲皇太子仰承

廟

社之靈俯順臣民之望爰封第三子常洵爲福
王第五子常浩爲瑞王第六子常潤爲惠
王第七子常瀛爲桂王俾各守藩共維大
統典禮旣成普天同慶於戲長男主器益
綿有道之長衆子分封茂衍無疆之慶敷
予德意咸使聞知

先是輔臣申時行等於萬曆十四年二月
內疏請

建儲

上諭以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踰日又請
溫答如前未幾而姜應麟沈璟等各有疏爭
上怒其煩瀆降謫有差及科道申救

十四年首輔係申
時行次輔許國
王錫爵王家屏

三朝要典卷之二
上曰立儲以長幼爲序

祖宗家法萬世當遵朕豈肯以私意違拂公論
姜應麟等揣摩上意輒以舍長立幼爲疑置
朕有過之地特降處示懲非爲奏請冊立之
故國本有歸朕已明白曉示待期舉行各官
宜體朕意再不許妄疑瀆擾至十八年元日
上召見時行等於

毓德宮語及冊立

上曰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再三陳請
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健使出
就外纔放心時行復請豫教

上然之時行等退

上復令內臣追止之云且少俟

皇上已令人宣長哥來着先生每一見時行等
還至宮門

上令人覘申閣老等聞召長哥亦喜否時行等

三朝要典卷之三
語內臣云我等得見

睿容便如覩景星慶雲真是不勝之喜內臣

入奏

上微哂頷之頃之

皇長子至

皇三子亦至時行等既見賀

上云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仰見

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

上欣然曰此

祖宗德澤

聖母恩庇時行復請讀書豫教乃退越一日復

請至十月又請詞頗切至有謂道路訛傳

皇貴妃獨蒙眷注屬意所生京師百萬軍民

頗倡浮議今國泰之䟽已票而不行則外

間又生疑議且以爲

皇貴妃姑令國泰塞責

皇上姑爲

皇貴妃解紛何以杜軍民之口副四海之心

疏入

上諭內閣曰皇子體脆質弱少俟時月朕自有旨於長幼之序豈有搖亂雖皇貴妃賞贊言以免疑議朕前已面諭卿等知之朕意必待自處不喜干聒激耳豈有謠言而惑朕哉卿

等可看兩京大小文武自十四年至于今日有一年一月一日之不聒激者此輩欲離間父子之天性以成已賣直圖報之逆志耳卿等可思子乃朕子豈有父子無親之理豈有越序定立之理朕于陳奏一槩留中蓋怪其聒激瀆擾歸過于上要直于身耳至于鄭國泰之奏特示卿知我朝戚臣未有敢言國政者國泰出位妄奏甚非禮制朕姑且容之其

三真要其原姓 五
建儲之事還候旨行卿等不可學此輩以激
言之事虛文塞責越數日

上命文書官口傳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
衙門不來瀆擾便于明年冬傳旨冊立如再
瀆擾直待十五歲行時行復奏謝言卽日傳

示部科訖

上復傳諭云冊立之事只傳與先生每股肱大
臣如何傳與各衙門瀆擾自十四年起至今

屢屢未止爲臣的疑上爲上的不得不疑朕
所以動火自今之後不許聒擾中外若能靜
聽一年明旨當無中變十九年八月工部主
事張有德以大禮屆期儀物未備復有瀆

請

上怒曰父子至親已有明諭豈待爾輩煩擾邀
功張有德罰俸三箇月本欲過壽節舉行旣
屢屢催激其冊立之事着改于二十一年行

各衙門不得又來瀆激以致延改至二十一年輔臣王錫爵應

召還朝卽請

冊立以昭大信

上以

祖訓立嫡

中宮年少欲將

三皇子一并封王少待數年

皇后無出再行冊立錫爵力持再三會朱維京

王如堅先後疏爭

上怒戍之錫爵復爲營解且堅請會議以安人

心

上諭以安心輔理且言無識小畜謗訓疑君惑

亂衆聽波及誣詆不必自惑不必廷議錫爵

復自認兩請之誤懇請

召對

三章夏具原女 七
上曰朕非不從卿言因見大小諸臣紛紛疑訕
朕爲人君耻爲臣下挾制謗

祖蔑訓國體何在今卿若自認錯置朕何地正
爲卿含忍欲商量別處之法不可黨衆激惱
以辜朕意旣如此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再
行冊立十一月十九日

上視朝畢御煖閣

召見錫爵慰諭決母來京可稱忠孝兩全錫爵

叩頭言政恐忠孝兩虧因苦請

冊立豫教

上諭以明年該長髮之期且言洞悉卿苦心錫

爵退而陳謝

上復委曲慰藉越數日

諭明春行豫教出閣禮然欲令

皇三子并講令擬

諭錫爵言

皇長子太遲

皇三子又太早恐先後緩急之間

聖心稍晦

上曰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今欲於明春先行講學之禮其皇三子少待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卽此爲定舊例親王講讀止用二人且從外署改入錫爵請用修撰以下六人且用大臣侍班儀從一如東宮

上皆俞行至二十六年五月

上諭內閣曰皇長子年及冠婚

祖宗禮制天倫親情朕豈不欲早傳行但念皇長子素稟清弱所以遲緩者正要培養豐厚誠愛重之意今春至夏朕屢召皇長子暨諸皇子問察習學之功見皇長子氣質比與去歲漸加充實且書做對句頗有進益朕甚嘉悅皇長子欲先行三加冠禮次及冊立選婚

朕思未正名封冠服不便況二宮不日落成待煥然一新行此大典庶嘉禮有所以便臣民具瞻十一月復

諭禮部具選婚儀二十九年五月禮科給事中

楊天民等疏催

冊立

上曰冊立冠婚分封大典明旨曉然有何疑議惑衆有何逢迎覬覦有何陵逼黨附況初春

內外遵旨靜竢卽擇日命其移居是豈欲遷延乎今正欲降旨擇日舉行楊天民等輒敢逞臆瀆阻假此要譽沽名而實離間遲緩好生可惡八月輔臣沈一貫請舉大典引旣醉斯干之詩詞甚懇婉

上覽揭嘉其忠愛深合朕心遂有卽日降諭舉行之

命吉期已卜于十月十五日先五日金兩未完

冊寶尚未鑄造

上以典禮隆重至期或用冊文寶文行禮過期
補賜可否一貫從臾可行

上命于

聖母徽號之日御前補賜至日而大禮成

史臣曰要典原始首載

冊立之

詔而復備列

明旨遷改之因以見

大聖舉事獨斷獨行羣下揣摩逾激逾緩過在
下而不在

上也蓋姦黨構釁希功定策前倡後和實繁有
徒向非

神皇淵謨睿斷力剖猜疑之跡不倒太阿之柄
則

冊立大典不知爲幾許姦人富貴資矣閣臣時

行首請

冊立即以

列聖家法爲言

天語頻宣亦謂長幼序定家法當遵待時舉行
有何疑議而喜事之徒競爲煩瀆其
意何居哉歸過于

上要直于身煌煌

宸諭固有以誅其心矣迨輔臣錫爵再入綸扉

忽有

三王並封之諭

上意從容待嫡似緩而實定輔臣默挽潛移辭
紆而意懇

手諭口傳及閣揭累累記注可按也一時言者
無回天之術覬取日之功假翼戴之
名肆排擠之計于是堂簾苦心幾成
疑案當有職其咎者然未幾而

並封之議寢未幾而其言竟然未就
並講之議又寢豫教獨先官寮大備雖
渙號未頒儼然

鶴闈儀從矣謂非

聖謨之夙定與輔臣之善調哉邪黨相煽薪焰
不息譟張爲幻苑枯分曹何憂何危
而侈然竝議爲名也雖

聖怒旁洩誰實階厲事在戊戌之五月越五年

癸卯

青宮正位已再逾歲而復有續憂危竝議一

書公署私邸同時布散隱詞嚙語煽

惑

宮闈羅織善類輔臣朱賡謂口不忍言手不

忍書

上赫然震怒嚴命緝訪

手勅宣諭

皇太子累數百言有曰念汝素懷敬慎篤于孝友乍聞此事恐至驚惶倘至眠食少妨使我滋多懸掛又曰此謗必起于臣僚之自相傾陷假借國事以爲名耳雖在臣僚亦無一毫指實矧吾宮禁而可爲彼簧惑又諭以安心調養用心讀書寫字勿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

皇太子亦含淚叩頭此假情景乃

上命司禮口傳內閣者行道聞之無不感泣傳

誦謂

神皇保護

東宮父慈子孝千古無兩也而臣僚自相傾

陷一語尤燭萬里而洞幽隱矣夫既

冊立後保護如此其至則未

冊立前又甯有纖芥之可疑哉且

元良久定名分昭然

福藩就國之早晚奚關大計適當其時而黽
勉從事固有司之職也侈言羽翼臣
義謂何況事有激之而愈格者卽如
瑞邸標梅頻煩啟事豈亦有關於

國本乎大抵姦貪妄希寵榮則借名

國本爲躡遷之地險邪嫉害正直則誹誣

禁庭爲一網之謀賴

乾綱獨攬操縱在握

慈孝天植離間不行魑魅立讐于震霆雨雪自
消于見覘然而先後廷臣無識無骨
之輩已有墮其雲霧而不覺者意所
欲無則

諭札雖尊不信而懸坐輔臣以不韙之疑意所
欲有則妖刻俄頃遍傳而忘臆

宮中有奪嫡之計又况適有張差一事肯不

大肆喻張競相附會居竒貨而攘首

功哉種種釁孽線索相因歷歷姦謀
機關不爽侍郎崔呈秀洞厥源委撮
疏具陳亦憂深而慮遠者

皇上批答謂與三案諸姦一脉相貫

淵見睿識同符

神皇蓋不惟褫見在之姦魄清將來之仕路而
且可爲億萬年之定案矣謹奉

旨列其顛末如此

三朝要典卷之一

挺擊

萬曆乙卯五月己酉酉時有不知姓名男
子持棗木棍撞入

慈慶宮門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前殿簷
下爲內官韓本用等所獲付東華門守衛
指軍朱雄等收之次日

皇太子遣韓本用奏

聞

上命法司提問

史臣曰木棍非善藏之利器男子一人又無接應之羣兇方闖入

殿簷間旋即就縛其伎倆亦已見矣使果出
睥睨之謀當必有疑鬼疑神秘計如
圖中之匕魚腹之刀何所不至乃於
耳目昭彰之地用此踉蹌喙蹶之人
以徼倖一擊雖三尺之童亦不至此
天下甯有如是之為謀者哉

庚戌巡視

皇城御史劉廷元上言據左東把總趙國忠
申解人犯供名張差係薊州井兒峪民語
言顛倒似相風狂臣于

皇城公署再三考訊本犯呶呶稱喫齋討封
等語話不情實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

建元即崇禎
芝逆案入贊
導者

三朝要典卷之二
二
魔稽其貌的是黠猾情境叵測不可不詳
鞫而重擬者夫

宮門何地守衛何任竟使姦徒闖入尚可弗
窮治乎懇將張差

勅法司究訊一切門禁更宜重加申飭令官軍
不懈于詰察監豎各勤于隄防斯姦宄屏
息禁地肅清矣

史臣曰按廷元䟽雖以爲風魔猶請
詳鞫盖風魔無可疑也然闖入

宮闈事關重大難以臆斷廷元固慎之于始
矣而王之案乃以私心妄生枝節加
以謀逆豈非王法之罪人也哉

乙卯刑部鞫審張差供被李自強李萬倉
燒差紫草氣極於四月內來京要赴朝聲
寃從東邊進入不認識門徃西行走適路
遇不知姓名男子二人向差給說你没有

三朝要典卷之一 三
憑據如何進入你挈槓子一根來便可當作冤狀等語差日夜氣忿失志癡狂遂於五月初四日手挈棗木棍一根仍復進城從

東華門進入一路無人攔阻直至

慈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官李鑑跑入

前殿下被挈等情擬依

宮殿前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律斬秋後處

決加等決不待時是日審者司官胡士相趙會禎勞永嘉也初差嘗闖入薊州道衙門語多不倫道臣袁和審係癡病釋而逐之至是乃復闖

宮部擬大辟獄已成矣自王之案袖中揭出所以有二十一日之再審也

史臣曰闖

宮之事駭人聽聞一時會讞諸臣盡法拷訊

當不遺餘力而差之所供初無異詞也迨之案之疏揭出汲汲若狂中外搶攘始上厘

聖慮矣之案以差爲何如人耶謂差庸人也嚴刑之下亦何情不吐使差果聶政其人方瞑目一死以博名高區區酒食能鈎其吐露者哉何小人之敢于搆釁而不之思也

逆案頌義

御史牟志夔奏曰張差徑入

慈慶宮大肆癡狂已爲履霜之漸設有莽何羅走趨卧內觸寶瑟將何以禦之其所稱吃齋討封等語果風魔有物以憑之耶亦似有點人以嗾之耶所宜亟下法司究問者也

留中

丙辰給事中亓詩教奏曰張差黠猾情形

逆案贊導

大有可駭夫

皇太子正位東宮亦既久矣卽天性至親一語

皇上且屢屢宣示顧

東宮關係之重且大者非儲講一事乎

聖母之所彌留在念人心之所旦暮難忘不知何故置若罔聞甚至輔臣專請禮部頻催各衙門公疏亦一字不復批答

皇太子母葬已有年而贍田不給香火無供皇太子妃逝幾兩載而葬地不擇靈輜猶停至

皇長孫年已十齡未聞出閣豈成燕翼之深謀凡若此者揆之情理無甚難行而皆不能得之于

皇上其何以令中外臣民見也伏乞

皇上留心

國本保護有加此則消弭釁孽之第一義也
留中

東林

戊午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案上言本月十
一日散飯獄中未至新犯張差見年力壯
疆非風魔人初招告狀着死撞進復招打
死罷不中用了臣問實招與飯不招餓殺
你卽放飯面前差見飯低頭招不敢說臣
麾去官吏皂庫人等止留二吏扶住問之

招稱張差是蘇州井兒峪人小名張五兒
年三十五歲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李外
父交我跟不知姓名老公公說事成與你
幾畝地種勾你受用老公騎馬小的跟走
初三歇燕角舖初四到京問何人收留復
說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吃
說你先衝一遭撞着一箇打殺一箇打殺
了我們救得你遂與我棗棍領我繇

後宰門進到

宮門上守門的把我一把挈交我一棍打倒
到裏邊輪了兩棍莫有輪着老公公多了
就挈住我又招還有栢木棍琉璃棍槎子
棍棍多人衆等情其各犯名至死不招臣
看此犯不癩不狂有心有膽懼之以刑罰
不招要之以神明不招啖之以飲食始半
吞半吐中多疑似伏願

皇上縛兇犯於

文華殿前朝審

勅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則情形立見矣疏入
留中

史臣曰之案所自居首功只在駁風
癩二字按其初奏之辭幾許粧捏仍
不能掩風癩本情其云有心有膽懼
以刑罰不招似矣豈以飲食啖之卽

可得其吞吐乎既可餌之使吐尚得
謂之有心有膽乎蓋嚴刑訊之而不
招者無可招也風癩者之真情也啖
之飲食而吞吐者是卽之案所教導
而差受其牢籠者也亦風癩者之本
色也乃造端開釁幾成大獄藉非

皇祖召對

慈甯數言洞晰立破姦謀其爲

宮闈之禍尚忍言哉

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奏曰聞撞

宮本犯係有風癩之病適接刑部提牢主事
王之案揭帖據其口招似別有主使者本
犯言語半吞半吐含糊不明遽難憑信其
果否有病及有無別項情節在刑部自當
研審明確不至枉縱惟是

內庭嚴密之地

三朝要典卷之九
東宮御居之所突有外人闖入咆哮狂逞意
外之變可爲寒心伏望

皇上深維

儲貳關繫甚重保護宜周自今以後益飭

宮禁之防嚴守衛之備俾

大內肅清姦究潛消至王之案所奏

皇上亦宜從容詳審萬毋以小人謬妄之言致

煩

聖慮庶

皇上之聲色不動而中外之心志皆安矣

留中

史臣曰輔臣之請

皇祖從容詳審蓋不失古師聽五辭之意未嘗

謂風癩不當研審與主使不當究問

也惟是風癩的屬真情主使了無踪

跡奈何以私心構疑獄致生數年葛

藤之說哉

大理寺寺丞王士昌言

宸居何地

至器何人張差敢于持挺突入

宮門如履無人之境據稱風魔癩癩類失心

者夫人至失心如躩獸然遇物則擊豈能

擇地而施待人而毆待時而發耶方其戢

棍于街市之中從容于後宰之入何竟無

一人覺察直至

宮前乃始逞技耶種種可疑不待提牢之疏

已可寒心及主事王之案疏入竟束高閣

陛下以為無此事乎業已有形

東宮不敢高枕也以為有此事乎若不蒙鞫

問焉知原委草草糊塗終留萬世之疑端

宜

速下法司究實具奏庶法伸而疑釋矣

留中

三朝要典卷之一

三朝要典卷之二

挺擊

辛酉戶部署郎中事行人司司正陸大受
言臣于前年以

藩府莊田禍機互伏直陳大難一疏身犯姦
晚兇鋒幸天牖

帝心

藩封行羣姦懾矣乃今

三朝要典卷之三十一
青宮何地男子何人而橫肆手棍幾驚

儲蹕此乾坤何等時耶北人好利輕生有金
錢以結其心則輕爲人死至大姦之奔走
死士也或出其技之庸庸者始試之于死
地以探其機而後繼之以桀驍用其死力
于忽不經意之處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業
招一內官何以不言其名明說一街道大
宅何以不知其處彼三老三太互爲表裏
而霸州武舉高順甯等今竟匿于何所變
豈無因警亦非小伏乞

皇上下振乾綱務在首惡必得邪謀永銷明肆
兇人于市朝以謝天下疏入

留中

史臣曰大受此疏蓋祖之案邪說而
與戚臣爲難者也據其始試之言大
槩用庸之術夫旣庸矣安得目爲死

三朝要典卷之三 二
士旣試之死地矣又將于何地探機
且使戚臣果有邪謀大受何不直陳
其踪跡乃暗中推刃彼自知居官多
遺議欲自固其身名而不知其流于
譴張無忌也

戶部主事張庭疏言張差狼突

大內狙擊

青宮

皇上宜何如震怒鞫訊主使乃諸疏無難
批發迄今渺無影響在

廷大小臣工躊躇隱忍

君側藏姦上下蒙昧者則以精神偏注
召見甚稀致令

朝野生猜訛言時作歷來有莫非

皇上之對

三王並封之謠其有其無惟

三朝要典卷之三
三
皇上與當事諸臣知之卽

冊立

選婚

出講喪葬等事費幾許心力雖間強從不勝
寢者之強半也彼宦寺者安得不妄生揣
度假竊意旨陰蓄不逞以徼倖于萬一哉
史臣曰凡小人之鼓說也亦必持之
有故乃足以變亂是非未有顛倒謬
亂肆言于青天白日之下者庭之爲
此疏也人心殆漸滅盡矣

給事中姚永濟言邇者姦徒張差持棍入
宮業經下法司提問而提牢主事王之竄疏
內所言唆使情形本犯供出有據計
皇上必赫然震怒立付市朝乃
留中又數日矣夫

皇上鍾愛

三朝要典卷之三 四
太子原無念不慈然此姦不蚤嚴詰則

慈居有隔闕未暢之情

聖明有優游未盡之法也

壬戌巡視御史劉廷元復疏曰張差身繫
獄中提牢主事王之寀逐漸密詢其招之
也有不知姓名老公其窩之也有大宅老
公老公姓名豈遂不可詰乎大宅住址豈
遂不可尋乎抑鼠器路馬終有待而發乎

縉紳氓隸咸髮指眦裂

皇上之震怒更當何如乃封事塵

御前數日矣不得一徼

明綸奉三尺從事羣情駭然夫

東宮天下大本也

東朝安則

六宮安萬姓安百千億世安何等關係乃令
亡命匹夫得擲揄庭除間竊恐自是叢荆

三章身名之二 五
聶于肘腋環戈戟于衽席李鑑可傷
東宮可入尤而效之亦何所不至焉宜

速檢發諸疏

下法司訊斷以爲

國本計

留中

御史過庭訓上言近日張差之事實關

宗社之安危駭中外之聽睹夫

慈慶宮可入何宮不可入木棍可執何物不

可執據其見犯之罪卽時梟首已有餘辜

且更多隱伏之情一人處死未爲盡法

皇上二十年以前諸臣以

建儲之一事爭十餘年來諸臣以之國之一

事爭未幾而

建儲之事定又未幾而之國之事定

神諫睿斷原

三朝身異卷之三 六
皇上所獨持則今日之變起蕭牆禍生肘腋尤
皇上所宜亟剪若仍懷厭薄而槩疑之爲不足
信
皇上之自爲
社稷計者其謂之何疏入

留中時庭訓疑差有別情移文薊州蹤跡之
已而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癩始末謂差
原名張五兒以砍柴爲生而李自強李萬

倉李守才則以燒灰爲業先是差傭工于
張家傭值未支三十五年十一月守才擬
以養女妻之差屢索前值爲聘張故不與
因鬱鬱成癩第食力傭作則猶無病之人
耳四十二年內差積柴四百餘束自強等
欲買燒灰差以價短弗與未幾悉燬于火
差意強等所爲忿極前疾益發絕不以生
理爲念矣又嘗種張仲金等所租史明善

地其子粒為金等所收獨遺田租累差明
善剝其衣襖風癩益甚差姐夫孔道所居
相去二十里餘本年三月間差詣孔道家
道偶他出見其家有鋤柄一根因携以歸
四月初二日差負豆二斗併携前棍以出
不知所往其言曲盡周詳風癩之情瞭然
具見矣

史臣曰臣見凡斷獄者得之聞見不
若究其根源張差之事至稽天燎原
及觀薊州申文毫髮畢照于病根之
起而除除而復起皆得其所以然之
故千疏萬揭可片言而決而猶謂其
非風癩也尚得有人心乎

乙丑刑部十三司會審張差供稱馬三舅
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兒峪居住
又有姐夫孔道住本州城內不知姓名老

三朝要典卷之三 八
公乃修鐵瓦殿之麗保不知街道大宅子
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父常往麗
公處送灰麗公與劉公在玉皇殿商量和
我三舅外父逼着我來說打上宮去撞一
箇打一箇打

小爺吃也有穿也有劉公跟我來領進去又
說你打了我救得你又有三舅送紅封票
封我爲真人等語刑部行薊州道提解馬

三道等疏請

勅三法司提麗保劉成對鞫是日會審者胡士
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禎勞永嘉
王之寀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
唯劉繼禮吳子孟澄岳駿聲唐嗣美馬德澧
朱瑞鳳也初差招原無異詞而變亂其說
則自十一日提牢廳私審始當時會審諸
臣已有不願署名者矣

史臣曰差之初審一癡狂男子耳使有貫高陰謀事經旬日甯無一二情形忠義人所自有請劔尚方繫豈無人乃首發揭者之案也執筆者之案也威脅者復之案也取喃喃不可了之詞而自奮自書奏成于手世固有如此獄情乎之案亦有人心者不知當差摩地高呼昨所教今已說盡之言出亦何施面目衆實有口何可欺也夫之案以儉馭之謀行于

君父之前猶自詫爲功則無良之尤者矣

給事中何士晉上言頃者逆犯張差持梃突入

慈慶宮事關

宗社安危

皇上宜何如震怒三事大臣宜何如計安乃旬

三朝要典卷之三十一
日以來似猶泄泄豈刑部主事王之案一
疏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耶雖事涉

宮闈百宜慎重然或謀未成機未露猶可從
容曲處今形見勢迫業已至此所爲亂臣
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明主可與忠言此事甯無結局而今方待勘未
卜的耗何如臣固不敢預擬也疏入

留中

史臣曰張差之爲風癩無疑也卽諸
臣爲微漸之防者亦未嘗以風癩寬
假也然情原如是卽欲深文周內亦
不可得自王之案姦險小人捏爲主
使之說遂開莫決之疑而陸大受何
士晉等從而附和之善處人父子骨
肉間者尚不如是況可施之

君父之際哉

給事中張國儒吳亮嗣疏言張差口詞似
吞似吐宜卽刻將所招內外人犯盡付法
司鞫審不可留不決之疑至如

東宮侍衛之晨星

召見之久闕

講握之塵封

郭妃之未卜葬域

皇長孫之未從學問皆非所以重

國本

陛下莫若去形迹見至誠

國家有大機務則

召

皇太子而問之有不及則教誨之則讒譖自
無從起矣

留中

丁卯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奏曰刑部司

三真身典卷之三 三
官會審張差事情臣等閱其招詞不覺髮指汗流驚怖欲死何物神姦敢造通天逆謀一至此極真神人之共憤天地所不容卽萬死不足以盡其辜者變出異常法應重究伏望

皇上將原本卽發臣等票擬

勅下三法司嚴提究問依律正罪以伸

國法而慰羣情斷不可再爲遲留以滋逋逃
輾轉之姦者也

留中

禮部右侍郎何宗彥言頃者張差闖入

東宮擊傷內侍蓋從古以來未有之變

皇上勅下法司今已旬日尚未報聞舉朝大小

臣工人人惶惑乞

嚴勅法司同九卿科道用刑

廷審俾魑魅現形于白日而根株不漏網于

三朝要典卷之三
三
吞舟矣疏入

留中

給事中姜性等上言張差真入

慈慶宮近逼

前殿簷下或者無人訶問之耳然何至敢于持棍擊傷內使心甚怪之既而巡視疏叅刑部提問差猶然是癲人也無何而主事王之竊之疏上矣刑部又三四覆審之矣

據其供吐改辭換語夔異前審之情密約陰謀甘犯無將之戒且稱內璫諸人同行指引皆有姓名年貌住宅厯厯可據彼其兇類虎狼狡同鬼蜮五步之內不難冒死而有所甘心焉危亦甚矣即使病果風癲而狂逞一擊之間所爭毫髮

掖庭爲之騷動

儲蹕爲之震驚舉朝爲之詫訝惶怖何等情

形連日人情艱疏無不欲聲討有罪立付
市曹而未聞

皇上有嚴詰之旨何也

留中

史臣曰疏言張差叅問之後猶然癩
人及之案疏上差乃改換詞語則就
中簸弄果誰爲之耶總之闖入同
宮門一步風亦死不風亦死立付市曹一語

固已掃盡葛藤矣

己巳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奏曰張差獄

情事關

宗社變出非常中外人心痛恨咸望

皇上立賜

宸斷亟擒逆黨以正

天誅今過三日未蒙

批發以致羣情惶惑昨該部及科道等官連章

三朝要典卷之三十一
催請情詞迫切真有不吝頃刻緩者伏望

皇上將前疏

發下票擬卽

勅三法司嚴究正法庶人心安

東宮安

皇上之心亦安矣若再遲延必致釀成他變安

危所繫毋謂臣等今日不言也

留中

史臣曰閣臣再四請鞫蓋因諸臣紛
紛異議欲早決以定人心也乃屢請
不下則

睿慮淵微灼知其妄久矣

御史劉光復上言據張差所供內外姓名
年貌住址皆有來歷原委其間造端合謀
一經質訊情景必露曾謂該部職司明刑
而不能了此乎宜卽下部疏根究情實務

三朝要典卷之三十一
期元惡伏辜以安慰

皇太子以解通國之惑更乞

皇上

御文華霈

德音明示

宮庭無間仍

勅法司審確讞定則致辟行刑一獄吏任耳似
不必言官詫之爲奇貨居之爲元功也

史臣曰張差之闖

宮而果出姦謀是不可不究也卽出風癩亦
不可不審也蓋事關

宮禁自宜慎重故諸臣請審未可謂非但不
宜發縱指示傳會文致誤天下以爲
已富貴地耳善乎光復之疏曰人臣
不得攘之爲奇貨居之爲元功夫亦
窺之案輩之心而發歟宜之案之痛

三朝要典卷之三十一
七
恨光復而異日嗷嗷謂爲黨姦也

三朝要典卷之二

三朝要典卷之三

梃擊

辛未從哲道南以屢疏

不報又奏言張差一事供招甚明決非可以含

糊苟完者惟是數日之間未蒙

乾斷人心愈益不安

皇上之意或者以一經審鞫牽引必多將來難
於結局臣等則以獄有真情斷獄有定法

三朝要典卷之三十一
據情正法使有罪者不得漏網無辜者不致波及在諸臣自能辨此

皇上可無慮也惟望

明旨速下使此獄早完一日則人心早安一日不然遷延日久枝節橫生意外之禍更有不可知者疏入

上諭曰朕自

聖母升遐奉襄

大典恭迎

神位几筵以來追思

慈恩罔極哀慕不勝凡遇節令朔望并

祖宗帝后諱日祭祀禮節皆朕扶掖親行今春

偶爾下部動火靜攝稍可昨夏突有風癩女姦

徒張差持梃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赫朕恐

懼身心不安朕思太子乃國根本豈不深愛

已傳本宮添人守門關防不時衛護連日覽

三朝要典卷之三十一
卿等所奏宮衛等事乃姦宄叵測行徑隱微
既有主使之人卽着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
毋得株連無辜致傷天和

史臣曰伏讀

聖諭仰見

皇祖慈愛

先帝抑何眞懇周至也使當時果有主使之人
皇祖必不以齒馬之嫌姑從寬政茲

命法司嚴審夫固以三尺明付之司寇矣而再
三牽捏竟何情實則

皇祖之止慈止仁眞千古無兩矣

是日刑部司官審馬三道等所供情節及
差癩狀與戚知州回文同諸人之與龐保
劉成往來則以保成修鐵瓦殿三道守才
時爲送灰故至差所自供則仍前顛倒不
倫莫可指實語也

史臣曰馬三道諸人賣菜傭耳徒以
與差瓜葛織成此獄夫自古姦雄舉
事不謀妻子使差而有心有膽乃聚
羣無知之徒嘵嘵入京哉然則之案
所揭三十六頭等語愈供出風癩情
狀彼且以此爲得計何歟

壬申

上諭刑部曰風癩姦徒蓄謀叵測震驚皇太子
朕心恐懼不甯本內有名人犯便着三法司
嚴刑鞫審速正典刑毋得連及無辜致傷天

和

給事中何士晉以戚臣鄭國泰有揭辯陸
大受疏復上疏曰臣按鄭國泰部曹轉疑
轉深一揭蓋爲陸大受疏發也查大受疏
內雖有前年爲藩臣莊田直陳大難身犯
姦畹兇鋒等語彼特借此發端以明杞憂

之果驗而語及張差近事原止欲追究內
官姓名大宅下落並未常直指國泰主謀
此時張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
國泰豈不能從容少待何故心虛膽戰輒
爾具揭張皇人遂不能無疑於國泰矣國
泰若欲釋人之疑計惟明告

宮中力求

皇上速將張差所供龐保劉成送三法司公同

拷訊如供有國泰主謀是乾坤之大逆

九廟之罪人臣等執

祖宗之法爲

朝廷討亂賊不但

宮中不能庇國泰卽

皇上亦不能庇國泰借劍尚方請自臣始設或
另有主使與國泰無干臣請與國泰約令
國泰自具一疏告之

皇上嗣此以往凡

皇太子

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係國泰全家保護稍有
踈虞罪坐國泰則臣與在廷諸臣亦願以
國泰身家之事

皇上與

皇太子有好無尤永全恩禮是所以報國泰
也若國泰今日畏各犯招攀一味熒惑

聖聰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使遠逃或陰斃張
差使滅口則此獄將終不結耶惟國泰審
處

史臣曰臣觀當日貪功喜禍之徒一
見事涉

宮闈輒視爲奇貨不搆不休士晉則尤其甚
者故之案但以主使坐保成士晉直
以逆謀坐國泰從枝生節蔓引曷窮

彼自以爲擁護元功實小人而無忌
憚者耳

癸酉巳刻

上詣

慈甯宮

命中使

召百官輔臣從哲道南先至文武各官陸續至
內侍引至

聖母靈次行一拜三叩頭禮時

上西向禮畢

上卽倚左門柱設低座身俯白石欄楯百官復
至

御前叩頭司禮傳跪

上連呼曰前來各官稍膝而前去

御座不數武

上練冠練袍

皇太子冠翼善立冠青袍侍

御座右

三皇孫及

皇孫女鴈行立左階下

上卽傳諭曰朕自

聖母升遐哀痛無已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每
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到

慈甯宮

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忽有風癩張差闖
入東宮傷人如此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
多閒說爾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適見
刑部郎中趙會禎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
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卽時凌遲處死其餘不
許波及無辜以傷天和以驚

聖母神位尋執

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譬

如爾等有子如此長大能不愛惜時御史劉

光復跪於後班于眾中大言曰

皇上極慈愛

皇太子極仁孝語未竟

上聞不甚悉詰問爲誰中使以御史劉光復對

光復猶大言不止

上斥之至再光復不聞

上語復申前說詞氣益峻

上顏色勃改連呼緹騎何在者三無有應者遂

令中涓拏下時承

旨者見

上震怒挺杖交下

上戒無亂毆但押令朝房待

旨從哲等叩頭言小臣無知妄言望霽

天威怒稍夷從哲等因奏

皇太子講學誠當今急務

三朝要典卷之三十一
上言此等大事朕豈不知近因

聖母之服不便舉行因指袍帶曰你每看我所穿何服從哲等復奏

皇長孫出講亦當並舉

上謂此事當俟冊立之後乃以手約

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使我有別意何不於彼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也且福王旣已之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彼能插翅飛至乎因

命內侍傳呼

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

皇孫俱圓帽青服南面拱立

上又言

皇太子天性至親

祖宗

聖母俱所深鑒小臣恣意妄言離間我父子眞

是姦臣言之再三

天顏稍厲從哲等又叩頭奏諸臣豈敢如此時
刑部侍郎張問達大理寺寺丞王士昌亦
跪在後復至前誦本內五犯名字

上又曰止照本內名數不許亂扯又問近侍曰
彼爲何官傍以法司名字對又顧問

皇太子你有何話再說來

皇太子云似此風癩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
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廷有許多議
論爾輩爲無君之臣令我爲不孝之子深
爲可恨

上謂各官曰你每聽

皇太子所說否因述

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羣臣跪聽未起

上屢顧問者曰但有續到官員一一放進不許
攔阻以故零星突至拜跪錯亂時後來跪班

三朝要典卷之三十一
者稍居右與

帝座不相對

上又持

皇太子面稍從右問曰你每都見了未眾俯

伏謝

上乃目從哲等速作諭來從哲等叩頭承

旨因奏

聖諭已明人心已定望

皇上毋以此介懷至再

上若爲傾聽時

天語諳諳二臣將起復止叩頭者三四次已起

立

上猶東向謂從哲等速作諭來無誤乃顧左右

令諸臣同出

史臣曰臣觀

召對一事仰窺

神祖為父止慈

先帝為子止孝也蓋

神祖靜攝有年外庭稀得見聞一旦發皇闡耀

譬之太陽照而魍魎潛消且面出

先帝與

皇上令諸臣一一快睹而又云譬如爾等有子

如此長大能不愛惜琅琅

天語真懇洞達雖有猜間何自而生哉伏讀

先帝爾等為無君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凡有

人心者聞之莫不感動當是時

慈孝融浹

作述重光諸臣不能揄揚盛美而乃造端誣讟

以為功名富貴地真與于不仁之甚

者也

是日

上諭三法司曰昨張差以風癩姦徒闖入東宮

持挺傷人罪在不赦今日朕率皇太子并皇長孫皇孫女恭詣

慈甯宮

聖母几筵前行慰奏禮訖其所供內官龐保劉成俱係主使之入法司已審明確見監風癩姦徒張差即便會官決了內官龐保劉成着嚴提審明擬罪具奏另處其本內馬三道等的係誣攀之人斟酌擬罪來說此外不許波及無辜震驚

聖母神位致傷天和稱朕體天好生之意

是日

上以御史劉光復震驚

聖母神位着錦衣衛拏送刑部從重擬罪閣臣

再疏申救

不允部擬以文武官非奉呼喚輒入儀仗之罪

坐之

先按志始云御史劉光復指笏出奏曰等仰見皇上極慈愛皇太子極孝教數奏方始神廟不省所謂有者誤對渠言願皇上慈愛自皇太子神廟大怒謂外廷妄肆猜疑迹涉離間遂以震驚几筵論死並候處決方從哲疏救革職為民

據大明律係杖贖

三朝要典卷之三
上以擬罪尤輕着以面欺大不敬論死諸司疏
救者甚衆俱不得

請

甲戌決張差于市

史臣曰差之正法也微之案揭其漏
網乎曰初案定矣未聞風癩而貸之
三尺也然則速決差以結局何歟曰
此

神宗所爲善處父子骨肉間也蓋深知爲之案
所爲者實利其風癩而導之將益生
支蔓

宮闈內外人人自恐何若速正厥辜一了百
當之爲直截痛快耶昔田叔燒梁獄
詞漢庭母子如初我

神宗立決張差而

庭闈甯謐

神謀英斷真度越千古矣

乙亥

上命司禮監會九卿三法司於

文華門前鞫審龐保劉成保原名鄭進成原名劉登雲其與差飯及木棍引進等情俱輾轉不招方審間

東宮傳諭曰張差持棍闖宮至大殿簷下當時就擒遍搜並無別物其情實係風癩誤入宮闈打倒門官罪所不赦後復招出龐保劉成本宮反復叅詳保成身係內官雖欲謀害本宮於保成何益料保成必素凌虐於差差故肆行報復之謀誣以主使本宮念人命至重造逆重大事情何可輕信連日奏來

父皇速決張差以安人心其誣攀龐保劉成若一槩治罪恐傷天和況名姓不同當以讎

三朝要典卷之三十一
誣干連從輕擬罪奏請定奪則刑獄平於
本宮陰德亦全矣

史臣曰聖矣哉我

先帝之在

東宮也其曰料保成素必凌虐於差差故肆
行報復誣保成以主使之條可謂
日月之照不遺覆盆矣蓋當差柴被燬時保成
方督修山殿差赴愬而兩人不爲剖
分且加虐焉固差所飲恨而欲甘心
者微

聖人孰能辨乎至謂人命至重不可輕信讎口
株連無辜肫肫乎泣罪解網皆從

明發中流然則

皇祖當日雖欲從廷議窮究已不覺爲

東宮仁孝所感動而何諸臣猶文致紛紛也

南京御史汪有功上言臣見刑部主事王

之案具招上請所述情形凡有耳目者所
共憤惋意

皇上必且震怒不崇朝而審問之
旨下乃旬日以來未見發落夫

東宮何地

皇太子何人而張差得以揮棍直入幸而捉
獲不則殿簷以內惟所欲爲也今據其所
招明明姦闖主使同惡實繁有徒且以身
爲殉閔不畏死至於數窮計極百計勸嚇
尚半茹半吐不一明言非嚴鞫梟異杜絕
陰謀

皇太子何繇得安也

六月丙子刑部以龐保劉成鞫審未盡復
上疏曰張差已決龐保劉成易於支吾抵
飾

文華門嚴禁之地訊問不敢用刑何從得情

伏乞

皇上發付外廷從公鞫審疏入

上曰昨日發出鄭進劉登雲原與張差所供名字不對前者皇太子在朕前言的係風口誣攀今司禮監回奏二犯招詞互異難以憑據且皇太子屢奏不必再問着與馬三道等一併速行擬罪以顯皇太子睿明仁孝部臣又具疏請

上諭如初

三朝要典卷之四

梃擊

丁丑

上諭輔臣曰

朕因姦徒張差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朕所以率皇太子恭詣

聖母神位前行慰奏告知禮訖召卿等來於宮門前詳加議論朕只道各犯已得真情傳將

本內有名張差并龐保劉成速行決了隨據
刑部侍郎張問達奏稱二犯不曾到官朕回
宮傳着司禮監將二犯上緊挈來以正其法
朕見二犯名字不對次日皇太子親來乾清
宮行問慰禮面奏朕本宮審張差原是風癲
此二犯的係差風口誣攀祈勿株連方今亢
旱宜體好生朕思事體重大故着司禮監與
同九卿三法司於文華門會問鞫審真情二
犯供不識張差可見情詞乖異朕復着司禮
監掌印李恩等用諸大刑訊問拷究前後五
次俱與朝審相同又復嚴究今該監具奏天
氣炎熱二犯因刑已故且皇太子諄諄懇請
恐傷天和其株連馬三道等分別擬罪來奏
卿等宜當仰體以舒朕懷以安皇太子仁孝
之心

史臣曰闖

宮之事當

召對

慈甯時已定矣乃復厯

睿慮者爲馬三道等尚未結局恐姦人復煽異

說以滋不決之疑耳伏讀

聖諭一則曰

皇太子親奏的係誣攀再則曰

皇太子諂諂懇請又曰以安

皇太子仁孝之心可見

兩朝慈孝渾無嫌隙姦人乃欲因以爲利居之

爲功何耶

丁亥

上以馬三道等獄未結傳責刑部曰

祖宗設立刑獄之官但凡有罪之人卽讞奏聞

裁定况昨張差面諭已決鄭進等以重刑俱

故且馬三道等皇太子屢屢面奏的係攀誣

三朝要典卷之四
三
懇請從輕擬罪以體好生之仁母得波及無辜恐傷天和如何連日不見擬罪本來顯是爾等抗違不遵卽着回將話來或有司官挑激攢謀欲誣害善類的爾等指名叅來不得庇護其馬三道等着遵前旨作速擬罪來奏不許仍前延緩必罪不宥

戊子刑部擬馬三道李守才孔道以左道爲從律論應流李自強李萬倉應答

從之

史臣曰馬三道等原屬誣攀故再三嚴鞫俱無指實卽付之周興來俊臣輩亦不能周內也蓋當時以事關

宮闈雖知爲無端株連自不得不詳審至是而事已明矣法已無可加矣挺擊之誣已一了百了矣後此復紛紛異論蔓引不休則信乎邪說之鼓惑人心

也

七月壬子南京給事中晏文輝奏言臣閱
邸報見張差闖入

東宮雖駭異之猶以爲或出風癩而未敢言
也及主事王之寀以會審請科道部郎以
會審請堂部閣臣以會審請其主使有人
其陰謀有迹

祖宗自有三尺在卽所甚暱豈得私庇焉雖大
獄之繁興當慮也而元兇不可不授首縱
無辜之波及當恤也而正犯不可不盡法
乃拜疏時忽聞

皇上傳諭閣臣

特召大小諸臣至

慈甯宮門

命

皇太子侍側

皇長孫等並立示以愛惜之至情傳

諭速決張差不得累及無辜大哉

王言一引手而父子祖孫藹然於聚會之間

祖宗實式憑之矣

八月庚辰太常寺少卿史孟麟上言張差

一案

皇上之處分甚明

皇太子之燭照甚確然而廷臣議論未已者

則以處之未盡其道也臣謹以二事上瀆

天聽一曰

太孫

冊立之當議

皇上面諭廷臣曰

皇太子既長

皇孫又大有何疑忌然此意惟

皇上知之而左右近習未必盡知也故張差持

三朝要典卷之四
六
梃打入欲立奇功而徼倖於萬一此廷臣
所以必欲根究主使也惟舉

冊立

太孫盛典卽有龐保劉成張差輩何自而生
其姦乎一曰直臣愚戇之當容也御史劉
光復廷諍數語不無過激其意不過爲究
問主使之人

皇上以龐保劉成爲主使不許濫及無辜者不
欲以猜疑之隙開天下欲結目前之變局
也柰何獨罪光復乎疏入

上以張差罪案已結孟麟捏造詞語陰懷儉邪
着降五級調外

史臣曰孟麟之得罪宜也當時事體
已明群疑已釋乃以奉使之臣謬煽
道路之口叻叻瀆聽以徼後功則亦
邪說之鼓吹也

甲辰駙馬都尉王昺疏救光復曰御史劉
光復當進諫時意氣激烈聲高膝前甯暇
計生前祿位死後榮名迨

出旨拏問遂成忠臣死諫之名人誰無死光復
死不朽矣

陛下殺諫官爲何如主哉

陛下謂罪一御史以震驚爲名卽與後宮事無
涉可箝臣下若然則

陛下誤矣當光復奏事丹墀

陛下位在簷前聽尚不眞安得震驚

几筵無論忠讜敷陳

神靈欣悅且

在天之靈豈以奏事驚乎今以孟坤之律以罪
光復彼盜臣此忠臣引而坐之又天下所
不信也

陛下欲息後宮之禍釋外廷之猜不得已而

召對既謂

召對甯可皆默默而出必有忠諫方成盛典乃
張差速誅龐保劉成內斃馬三道等曲宥
之而面諍之御史別立震驚名色而囚之
急解後宮之危漸開

國家之釁弛悖逆三面之網捐四十二年容
納忠諫之名寢禍翻爲禍胎亦大非

召對初心矣

請急下

明詔出光復于獄復其官將天下服

聖人之容受矣奏入

上怒昺黨救光復譏謗君上着革衣冠押回原
籍爲民

史臣曰昺之疏果爲救光復也猶可
言也乃云解

後宮之危開

國家之釁則又借端狂詆以肆其橫議耳夫
差原風癩何危待解亦何釁可開也
其誣已甚宜

神祖之怒譴之與

十一月戊寅御史翟鳳翀奏曰前者

皇上召羣臣於

慈甯宮

天威開霽

聖諭諄復閣臣方從哲吳道南生逢不諱之期
使能舉時政大缺失大利弊一一縷數於
黼座前則迎機而入其入必深夫何一味囁嚅
全無獻替如

皇太子

皇長孫將有承祧主鬯之寄者後宮宴溺講
席塵封蒙養不正根本堪憂此豈不足軫
輔臣之慮而何不懇懇以請也又如

福王二萬頃莊田千三百鹽引騷動省直悖

違

典制此豈小小舛錯者而何不一齒及之也曠

典難逢機會自失有

君無臣虛此一番盛美又更增一番闕失御史
劉光復固以盡言爲責者一腔懇款雖開
端而未竟兩句贊美實有頌而無規傳聞
失真致干

宸怒強比律例終是乖違輔臣疏揭頻頻固將
曰吾爲光復無餘力矣彼中涓挈下之日
朝房待

旨之時不聞出一語申救其謂之何人言失儀
越次御史自取厥辜臣以爲輔臣實陷之
蓋大臣言則小臣可以不言惟大臣不言
則小臣不能無言御史慷慨激烈固將代
輔臣言其所未言而豈意忠懷未吐戇而

見疑遽羅此不麗之辟哉疏入

上以黨救朋類賣直沽名罪之

史臣曰此疏蓋爲救光復也然曰兩句贊美有頌而無規似猶有不滿於光復者夫

皇上極慈愛

皇太子極仁孝此兩言者從來正論也鳳翽顧嫌其無規豈非爲邪說所惑歟

丁巳四月辛亥革刑部河南司主事王之寀職爲民仍奪其

誥命時當京察之寀以貪縱爲管察科臣徐紹吉臺臣韓浚所糾部覆猶從輕處

皇祖惡其貪酷故有是

命

庚申正月元日釋原任御史劉光復于獄
初

慈甯

召對時

神祖以光復越次高聲故置之于理至是特釋
之泰昌元年八月起陞爲光祿寺寺丞

泰昌庚申十二月丙午給事中郝土膏上
言劉光復生平背公樹黨招權納賄第止
于利歸身家未至毒中

宗社若

皇上慈愛

皇太子仁孝二語非因此以得忠戇之名乎
方張差未及究擬而光復輒有無訖奇貨
無居元功之說諷切問官預爲逆黨出脫
地此其肺腸欲何爲也及

宸怒一發魂魄俱廢不敢復申一語以自明初
心前之越次陳言何其壯後之隱忍含糊
何其萎也忠戇者固如是乎章下所司

史臣曰據土膏前後二疏雖爲攻劉光復劉廷元而發然其意指所向無非以逆謀爲是風癩爲非蓋邪說充塞已十餘年以是博名高取富貴者多矣宜其入人肺腑而不自知也

御史方震孺疏曰

皇祖英明天縱誰不知其慈愛先帝乃

聖心原有獨見而羣下過于私憂于是有以貴妃不同封而爭者有以閣臣密揭遲冊立而爭者有以

儲教宜預忠言被斥而爭者有以蚤定大計國本復搖而爭者有以

三王並封而爭者有以出閣講學而爭者有以冠婚

冊立而爭者諸臣爭之不得或降或黜或杖或

三朝要典卷之四 古
戊

皇祖雖顯斥其身而卒陰用其言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不惟是也

孝端皇后居恒顧復

先帝卽屬毛離裏何加風聞

孝端之陷危科臣王德完有篤厚

中宮一䟽人知其安

孝端也而不知正以安

先帝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乃一變而

福藩之剪桐再變而張差之梃擊夫差卽癩

人乎然不癩于他所而癩于

元子之宮

先帝之危且在五步之內科臣何士晉等有逆

謀亟訊等䟽惟時

皇祖感動

三朝要典卷之四 五
召諭羣臣立決三豎雖小臣之披肝不無過計
而意外之叵測賴以全消此又

皇上之所耳聞而目擊者也

史臣曰張差之癩于他所亦多矣至

闖

宮而極薊州申文鑿鑿可據也就使王之寀
素行修潔起釁

國家已爲滔天之罪況生平貪穢險橫已昭

昭不可掩乎震孺兩䟽悖誣甚矣

庚戌南京御史王克成陳保治十事其一

慎防範有曰

先帝在

東宮時張差持棗木大棍徑入其內鬼神呵

護得免于難說者謂爲風癩然

青宮非發風之地龐保劉成豈並風之人

皇城排門列戶何獨風入

太子之宮讀何士晉王之案等參疏與刑部
爰書良可寒心是宜防之證也

史臣曰允成雖以慎防範為言而其
意則為之案等羽翼而助之燄耳邪
說惑人附和者眾然而是非之公豈
終泯于

聖明之世哉

詹事府詹事公胤疏曰

先帝以

神宗元子倫序已定

神祖無光武立貴之心

皇考無東海不安之意而先後大小諸臣揣摩
窺視將順失圖欲速者希定策之功遷延
者為容悅之計遂使

皇衷激怒

盛典遲回虛事謬談異議層起于是繳還

公胤所系林默將
錄之張公胤此
人也官至左右
上卷三才為相
海職崇禎朝
謚文介明更有
傳
聖將孫之張定
乃侍守之誤

冊立之後有

三王並封之事憂危竝議之後有

國本攸關之事以及龐劉之邪謀張差之狙擊而逆亂極矣向非

天地照臨鬼神擁護禍可忍言哉然而

神祖之真慈未減

睿斷未搖雖獠心靡革蝎譖不休則何益矣臣至愚不肖蒙

聖祖簡拔爲東宮講官蓋欲廣輔導之員藉保

護之力而向來醜類忌臣愚直恐有開發

先事刺譏哆口張頤立成定格以歸向

東宮者謂之小人不向

東宮者謂之君子設東林淮撫爲陷阱而盡

除朝士之清流增朝邑武進爲科條而陰

剪

元良之羽翼批根引蔓千紀亂常臣內懷隱

憂語有外泄幾被中傷引身不出當時忠
智之臣頗亦聞其梗概也

史臣曰鼂謂

神祖無光武立貴之心

先帝無東海不安之意似亦窺見

兩朝慈孝至情矣乃云龐劉邪謀張差狙擊復
簧鼓異說何也夫真心爲

東朝者自非小人而借

東朝爲題目以陰遂其私者豈得謂之君子
至言東林淮撫朝邑武進則益葛藤
不休何謬戾之甚也

壬戌御史焦源溥疏曰

光宗皇帝

神宗皇帝之元子也爲

元子者爲宗則爲

福藩者非忠張差持梃打入

慈慶宮禍在呼吸若非張問達之爰書確有
主持何士晉之一疏直攻貴戚

皇祖安肯

御門

召諭若非韓光祜之

面奏龐保劉成安能與張差並決而

宮闈之禍尚可言哉

史臣曰疏稱問達之主持保成與張

差之並決不知當日爰書俱依違兩
可何嘗主持保成斃於杖下何嘗並
決總之煽於浮說漫不知其情實也
天啟辛酉正月辛卯御史張慎言疏曰張
差一獄從哲之罪有甚焉夫

先皇帝三十年

青宮孤危之跡從哲所知也賴

皇考仁惠

皇祖英斷以有今日張差闖入

太內槌擊

青宮幸

宗社有靈逆豎就縛萬一中其副車將奈之何

迨

東宮告變此宜何如震聳票擬嚴切乃從哲
姑票曰着法司提了問若尋常細瑣之事
于是承風望旨者遂以風癩二字結此案
矣夫用張差者非用其智也用其愚也其
情形顛末諸臣發無餘蘊臣不必再爲覲
縷大抵此一獄也若引繩批根

宮闈骨肉之間

君臣父子之際大獄將興深未穩便當羣議沸
騰

神宗皇帝頃刻而

御慈甯

三朝要典卷之四 三
召百官棄張差于市斃龐劉于宮使羣臣不得
質一詞士師無所措其手偉哉

廟號神宗不虛矣故不窮究黨與亟結此局者
所以全父子之情然亦必摘發邪謀陰禡
姦魄者亦政以明

君臣之義而陸大受王之案李俸必以考功之
法中之諸臣之意何居乎從哲秉

國之均而乃令至此也

史臣曰以張差爲用愚其說亦巧矣
獨不知用智于愚乃智之大者何以
前後漫無布置而韓本用立擒之也
夫一棗木棍而欲行荆聶之術其愚
豈可用哉至若科臣蕭基之疏以姦
細爲風癩孰若以風癩爲姦細而沈
應時之疏亦謂張差之棍其事甚顯
而以風癩二字結案三人者蓋言異

而意同邪說之附和至此哉

壬辰御史方震孺復疏曰夫張差一案已成既往言之似令人厭而近議紛紛不可遏塞則不容平心一言以掃葛藤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已調停而遂疑挺擊之姦化爲烏有謂發姦者盡屬小人遂掃蕩不留種也王之案誠非高品然察典自有處法而

中旨奪其

勅命可乎陸大受之任撫州幾于吸風飲露而必處于隔歲之後可乎至于李俸之禁錮張庭之鬱死又爲甚奇卽云不剪元良之羽翼乃不幸而有其迹矣

三朝要典卷之四



